



● 作者/Brian Kerg ● 譯者/章昌文 ● 審者/劉慶順

教學相長

What Does the Navy Need from the Marine Corps?

取材/2019年11月美國海軍學會月刊(*Proceedings*, November/2019)

本文從美海軍與陸戰隊過去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分合與協作歷程，說明雙方應如何善用彼此所長，提升在規模大小不同的會戰中各自應有戰力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，美陸戰隊正盡力因應其認同議題，尋求能闡明清楚之任務與準則。¹ 儘管陸戰隊在該場戰役中取得眾所皆知的勝利，但直到1933年該軍種轉型為「艦隊陸戰隊」(Fleet Marine Force)時，仍未能解決既存衝突。² 陸戰隊從屬於海軍立即需求，接受艦隊司令之作戰管制，且作為艦隊之延伸運用。此兵力設計不僅與二戰期間太平洋「跳島戰役」(island-hopping campaign)的成功關係至鉅，也在該世紀剩餘之絕大部分歲月中，促成海軍在「全球海事公域」(global maritime commons)的優勢。³

但隨著廿世紀接近尾聲，美陸戰隊將重點從與海軍整合轉移開來。儘管1986年的「高華德—尼可斯國防部重組法」(Goldwater-Nichols Act)重視聯合作戰，但矛盾之處在於這是犧牲陸戰隊與海軍的相互依存作為代價，來強化前者的獨立組成品質。陸戰隊獨立進行自我改組，並向作戰指揮官推介「陸戰隊陸空特遣部隊」(Marine Air-Ground Task Force, MAGTF)的效能。如果海軍能讓陸戰隊加入戰鬥，陸戰隊就能開始大顯身手。正如同陸戰隊在「沙漠風暴」(Desert Storm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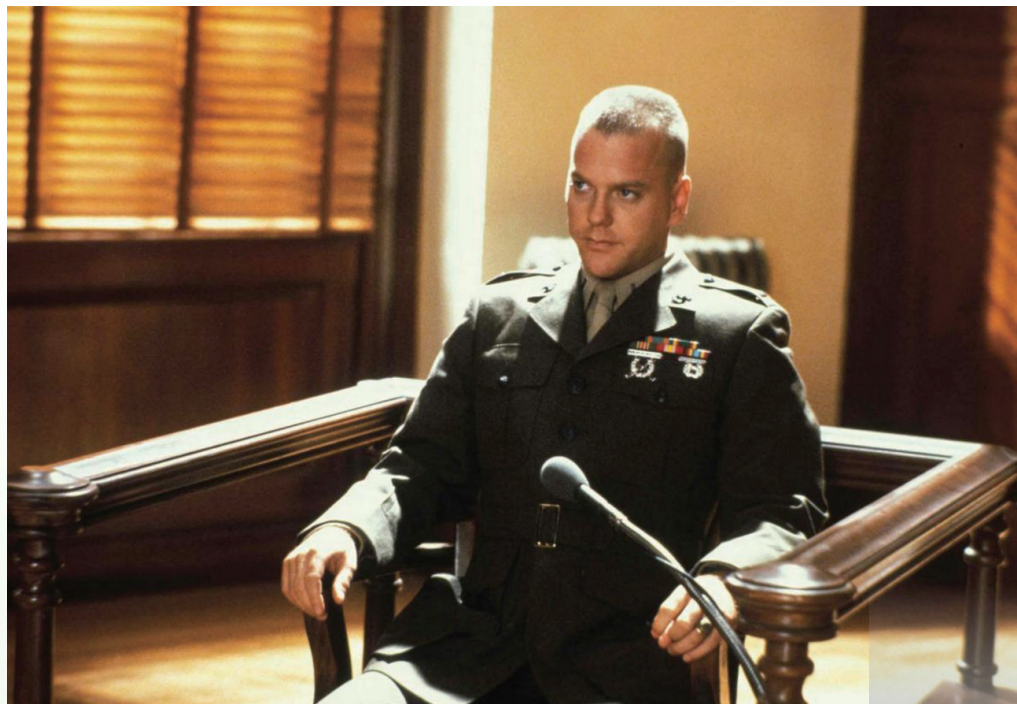
與「伊拉克自由」(Iraqi Freedom)作戰行動中無與倫比的表現所展示，儘管這會損害陸戰隊支援海軍作戰的能力，但此模式確實有效。

陸戰隊在中東和西南亞被視為第二陸軍部署，廿年過去了，外界觀察家無論如何都很難認定陸戰隊係海軍兵力。陸戰隊已然失其所本。從1986年迄今，陸戰隊計畫人員對海軍提出的大哉問始終是：「海軍能為陸戰隊做些甚麼？」

司令計畫指導

改變正在快速進行中。

第38任陸戰隊司令柏格(David Berger)上將在其任期伊始，就頒布了整體指導，指示陸戰隊立即以「艦隊陸戰隊」(Fleet Marine Force, FMF)的模式，自行改組成「海軍」遠征軍，以作為艦隊延伸作業。⁴「司令計畫指導」(Commandant's Planning Guidance, CPG)要求陸戰隊計畫人員提出問題如「陸戰隊可為海軍做些甚麼？」，其中兵力設計是最優先事項，且陸戰隊司令願意取消所有必要勤務，澈底改



1992年電影《軍官與魔鬼》(A Few Good Men)中，肯德里克(Jonathan Kendrick)少尉說道：「我喜歡你們所有海軍弟兄，每當我們要去某處戰鬥，你們這些哥兒們總會載我們一程。」如此說法描繪陸戰隊在後冷戰時期希望能從艦隊獨立的極端版本。(Source: Globe Photos/Zuma Press/Alamy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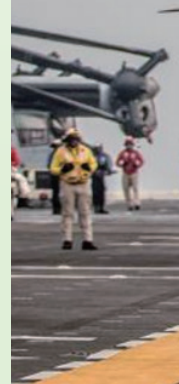
變屯兵量，以確保能夠實現其願景。⁵

該指導推翻了諸如傳統陸戰隊陸空特遣部隊運用「陸戰隊遠征軍」(Marine Expeditionary Forces, MEF)角色，及「海上預置部隊」(Marine Prepositioning Force, MPF)效用等無須置疑之事。海軍領導者或許會認為此事具有諸多風險，但「司令計畫指導」周

到處理了該願景將帶來的挑戰。此份厚達23頁的文件中一共探討風險26次，並闡明從該權衡可獲得的益處。⁶然而該份文件並未處理該願景中可能出現的最重大風險：陸戰隊是否建置起海軍想要的某些事物？

本末倒置？

陸戰隊人員編配、組織與



訓練都將在四年內澈底轉型。儘管司令試圖讓陸戰隊在海軍中更為安身立命，但不確定其計畫指導能否在海軍未來願景中占有一席之地。在任何非機密海軍戰略指導中，均未提及司令的指導作為或運用未來陸戰隊的願景。《保持海上優勢設計2.0》(A Design for Maintaining Maritime Superiority Version 2.0，亦名Design 2.0)還唯一勉強碰到邊，其內容略微提及強化海軍與其他軍種之整合，並優先處理與陸戰隊的編併。但仔細閱讀《設計2.0》後，卻發現其與「司令計畫指導」並不一致，甚至也不夠詳盡到能作為提供海軍計畫

人員行動之參考。⁷

在以「反介入/區域拒止」(antiaccess/area denial, A2AD)威脅日增為特點、日益複雜且競爭激烈的海上領域中，建置一支可更妥善支援海軍成功作為之兵力方面，陸戰隊不僅是「先驅」(leading up)並大幅領先。陸戰隊的快速步調確實有益——其破除通常會扼殺此類(令人耳目一新)澈底變革的官僚習性，也降低機構慣性造成此種願景半途夭折的可能性。但將陸戰隊與海軍之角色本末倒置風險極大。陸戰隊將在四年中澈底轉型，並進行影響達數十年之久的變革，且將以「陸戰隊」

2019年8月，美軍艦拳師號(USS Boxer, LHD-4)穿越荷莫茲海峽；艦上的陸戰隊不僅是搭順風車而已。一輛LAV-25裝甲車在船艦保護方面發揮積極作用，其固定在左舷飛機升降機上，嚇阻並抵禦伊朗的無人機與小艇。卡夫曼(David Coffman)少將表示，輕型裝甲車是從事該工作一種「創意」的工具，因其具備「比船艦更好的感測器……能發現小艇。」

(Source: USMC/Dalton S. Swanbeck)



自認海軍需要呈現之形式存在。但這真是「海軍」需要的嗎？陸戰隊渴望轉型，但海軍會運用這支轉型後的軍種嗎？

「司令計畫指導」意識到此點。其內容提及：「吾人當捫心自問——艦隊司令對陸戰隊的期望為何？海軍對陸戰隊的需求是甚麼？」而海軍則有責任回答這些問題。海軍不能讓陸戰隊獨自與這些議題周旋，海軍倘若到現在還置身事外，就無法從此良機中獲益。若海軍想確保陸戰隊成為其遠征兵力，並以支援艦隊角色協助作戰，成為真正艦隊延伸的一支艦隊陸戰隊，就必須確保陸戰隊轉型要與海軍戰略願景一致。海軍必須善用「司令計畫指導」，以妥適運用陸戰隊。

更快速整合與執行

海軍兵力設計人員的動作必須加快。在如此規劃、建造與維持船艦任務，進度都是以年來計算的軍種，計畫人員在作業時想必審慎小心，但此種作法容易滲透原可更快且靈活的領域。《設計2.0》中指示海軍要在概念、地理和技術領域方面更機靈，倘若未能一併提升程序領域靈活度，這無異緣木求魚。⁸

陸戰隊全力衝刺兵力設計。海軍可因此要求陸戰隊放慢步調，但這將是個不智的決定。「司令計畫指導」轉型，提供一支讓海軍與美國能保持領先敵人的兵力。這主要是透過嚇阻來求取勝利——提供可預防衝突，而非打贏代價高昂且無法避免之戰鬥部隊。⁹ 吩咐陸戰隊放緩速度，將會把主動權讓給敵人，注定讓登陸部隊付出原可避免的恐怖傷亡代價。主管計畫與戰略的海軍軍令

部副部長與其他撥款辦公室，反而該利用「司令計畫指導」之倡議與創意，並納入陸戰隊計畫人員，快速擬定陸戰隊的運用願景，以確保陸戰隊的兵力設計與《設計2.0》（或來自新任海軍軍令部長的任何指導加以取代之）的企圖一致。這必須在數月而非幾年內完成，否則就錯失了「司令計畫指導」對海軍具有之潛在價值。

對兩棲戰力的影響

「司令計畫指導」探討藉由兩棲攻擊「登陸艦」，以外部手段設法進行之兩棲部署，並強調「以量少質精換取可負擔且充分數量」。¹⁰ 藉由創造「一個以較小規模、更具殺傷力、更適合冒險之平臺設計的新艦隊」，俾設法避免提供有利敵人瞄準、一個以少量船艦搭載集中部隊之目標。¹¹ 令人意外的是，《設計2.0》並未處理兩棲戰力，且僅有一次粗略提到陸戰隊整合。

為能充分發展「分散式海上作戰」（Distributed Maritime Operations, DMO）的構想，須提出一個使海軍與陸戰隊在未來兩棲戰力規劃上保持一致的機制。但海軍必須闡明兩棲部隊應如何支援艦隊作戰，以免陸戰隊在欠缺是類指導的情形下，發展出互不相容的構想。另海軍亦須決定陸戰隊如何作為艦隊延伸，因為這必然會影響兩棲載臺及連結艇的發展與選擇。否則，陸戰隊的解決辦法最終可能僅只支持「司令計畫指導」的兩棲戰力，而無法支持海軍分散式海上作戰願景。

對海上拒止/制海構想的影響

不可思議的是，《設計2.0》並未探討任何制海



分散式海上和遠征前進基地作戰，將需要軍種(包括海軍和陸戰隊打擊中隊)間更密切的協調與計畫作為。(Source: USN/Spencer Roberts)

細節，亦完全未提及海上拒止，而只在序論中提及制海：「從吾人最後一次競逐制海迄今已歷數十年」，但其後並未探討當前要如何競逐制海。¹² 相較之下，「司令計畫指導」中提到8次制海、4次海上拒止，並明確規定轉型後的陸戰隊將「專為有利海上拒止，並確保有效支援艦隊進出而組建」。¹³ 藉由在敵人「武器接戰區」(Weapons Engagement Zone, WEZ)內的岸上設置陸基、長程精準火力，將敵人海上交通線納入掌控，並使艦隊司令在有把握進出之前提下實行此事。¹⁴ 如果海軍贊同此一願景，就須採取一切必要步驟，使此構想確實可行。

海軍將需要新的準則指導作戰，俾將兵力配置到武器接戰區岸上，並在最能影響敵人決策的情況下加以運用。一旦擬訂好此準則，就必須定期加以演練，直到陸戰連能在敵人反介入/區域拒止弧形內部切入、部署火力並達成制海為止。海軍必須將陸戰隊配置在非兩棲船艦上，如此各級海軍和陸戰隊幹部就能演練，直到他們都極其熟稔這些重要且困難的技

能為止。

兵力設計問題可能導致陸戰隊拋棄部分步兵和裝甲兵，因為砲兵任務較該兩個兵種更趨近制海願景。砲兵還可以重新設計，並投入制海和海上拒止的適性戰力。或者，步兵單位可以少訓練一些傳統步兵的「任務行動要項」(Mission-Essential Task, MET)，並變得更有能力遂行砲兵行動要項。這並非無前例可循——在伊拉克自由和持久自由作戰行動期間，許多不再需要執行其核心任務的砲兵單位就被改為臨時步兵。執行

「司令計畫指導」就可能導致類似情況，而此次則是步兵改成臨時砲兵。不論如何執行，海軍的參與關係至鉅，這對海軍如何運用陸戰隊之未來發展將具有決定性影響。

結合安全合作與制海

在未來戰鬥中，海軍和陸戰隊將可能不會獨自應戰，而是作為盟邦與夥伴聯盟的一部分。陸戰隊具有可追溯至「香蕉戰爭」(Banana Wars，編按：係指美國採取圍繞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一

諸如Mk V作戰艇之類的低觀測度小艇，可在船艦(如圖示的美軍艦安提坦號[USS *Antietam*, CG-54])和灘岸間載運小部隊，啟動海兵和陸戰隊員間合作的兩棲作戰，以進行全方位海軍戰鬥。(Source: USN/William Mccann)



系列占領、未宣戰的軍事與干預行動)彼時之「安全合作」專長傳統,近期在支援反叛亂作戰將近廿年之安全合作經驗中又有改進。此經驗左右著陸戰隊目前授予外國安全部隊「軍職專長」(Military Occupational Specialty, MOS),如何更適切追蹤合格的安全合作陸戰隊員清單。「遠征前進基地作戰」(Expeditionary Advanced Base Operation, EABO)構想(司令的海上拒止與制海願景即據此制定)就是在諸多美國盟邦與夥伴的日常武器接戰區內進行。

儘管陸戰隊將持續參與和制海無關的安全合作任務,但仍有機會更適切結合此任務以支援艦隊。安全合作小組可訓練夥伴與盟國運用提供制海與拒止的平臺。在妥適計畫下,安全合作任務可支援計畫中的艦隊作戰。如此一來,就可特別善用陸戰隊遂行小型戰爭的固有作法來支援艦隊司令。

陸戰隊成功在望

「司令計畫指導」試圖回答「陸戰隊可為海軍做些甚麼?」然若缺乏來自海軍的明確戰略指導,陸戰隊就可能會被當成一支海軍還沒準備好運用的部隊。陸戰隊目前方向正確,但海軍更須將陸戰隊願景納入分散式海上作戰願景考量中。唯有當兩軍種的思維保持一致,海軍才能確保陸戰隊如期且適切融入,以最大化其依照美國條件,支援海軍嚇阻侵略及解決衝突的能力。

僅註:本文獲頒美陸戰隊論文競賽首獎。

作者簡介

Brian Kerg係美陸戰隊少校,現任美國艦隊司令部艦隊兩棲通信官。
Reprint from *Proceedings* with permission.

註釋

1. MAJ John H. Russell, USMC, "A Plea for a Mission and Doctrine," *The Marine Corps Gazette* 1, no. 2, (Spring 1916): 109.
2. MGEN John H. Russell, USMC, "The Fleet Marine Force," U.S. Naval Institute *Proceedings* 62, no. 10 (October 1936).
3. Merrill L. Bartlett, "Ben Hebard Fuller and the Genesis of a Modern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, 1891–1934," *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* 60, no. 1 (Lexington, VA: Society for Military History, 2005): 85–90.
4. GEN David Berger, USMC, *38th Commandant's Planning Guidance* (Washington, D.C.: Headquarters Marine Corps, 2019), 1.
5. Berger, *Commandant's Planning Guidance*, 2.
6. Berger, 1–23.
7. ADM John Richardson, USN, *A Design for Maintaining Maritime Superiority Version 2.0* (Washington, D.C.: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, 2018), 14.
8. Richardson, *Design 2.0*, 5.
9. Scott Cuomo, Olivia Garard, Noah Spataro, Jeff Cummings, "Not Yet Openly at War, But Still Mostly at Peace: The Marine Corps' Roles and Missions in and around Key Maritime Terrain," *War on the Rocks*. warontherocks.com/2018/10/not-yet-openly-at-war-but-still-mostly-at-peace-the-marine-corps-roles-and-missions-in-and-around-key-maritime-terrain/.
10. Berger, *Commandant's Planning Guidance*, 4.
11. Berger, 4.
12. Richardson, *Design 2.0*, 3.
13. Richardson, 5.
14. Berger, *Commandant's Planning Guidance*, 13.